

我与安大共进

——从一份应访笔记说起

□合肥 方铭



方铭八十岁(2014-2017)之后著作

安 徽大学九十华诞,当我作为老教师代表在校庆台上接受献花时,不禁感从中来,思绪万千……

最近在家中找出一份10年前的应访笔记,当时是应某报社为庆祝安大新建五十周年校庆而准备采访的材料。(命题是“我与安大”)。这一份材料画出了我在安大的生命轨迹。所要补充的是,进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,我的生命焕发出新的光彩。这次校庆前夕,学校要我写一份五年来科研成果统计表,我八十岁后,共出版《方铭文集》《苏青文集》《朱湘全集》《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评析》《蒋光慈全集》等,共23册,700万字之多!

往事并不如烟,历史无情又有情。从应访笔记看,六十年来,我可算是新建安大的历史反映和代表。安大起步我起步,安大受挫我受挫,安大前进我前进。

我首先要感谢新建安大校长张行言和第一副书记方志明,他们的知人善任,使我在1958年迈出青春华彩的第一步!

我要感谢孙献忠书记,他始终支持和关怀,使我能劈波斩浪前进!

我要感谢黄德宽书记,他坚决支持热情推荐我的文集在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我还要感谢李仁群书记,我老年出版的每一部书,他认为是为学校增辉;亲自主持《蒋光慈全集》出版座谈会和学术研讨会,《安徽画报》出了《蒋光慈全集》报道特刊,全国性的《文艺报》用四个整版出了“经典作家蒋光慈专辑”。

现在将应访笔记发表,是想趁校庆之后,对我的六十年安大生活,作一回顾和小结,我奉行的仍是孔子撰写《春秋》的宗旨:“我欲载之空言,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(史记·太史公自序)

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。我愿与安大继续同行共进!

2018.10.1

附:应访笔记

我是1958年复旦大学毕业,带有支援安大性质来安徽的(当时曾希圣是华东局第三书记亲到上海要人)。

安徽大学1958年新建,是毛主席亲自命名的。周恩来签署任命原外国专家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张行言来安大主政。他是单枪匹马一人来安大的,加上复旦大学支援的老教授、讲师和像我一位刚毕业的青年教师。大批人员是部队来的干部和军校来的教员。

青年人有朝气和干劲,我初来安大在党委领导下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,举其大者:

一、张行言委托我把毛主席校名题字剪贴裱装,并由我长期保管,直到中央档案馆来人从我手中取走。

二、曾希圣在开学典礼上关于“后来居上”的讲话,由我从录音整理成文发表。

三、陈毅报告、邓小平讲话、董必武题词也经由我记录整理见报。

四、安大党委任命我为校报编辑组长和学报秘书,从创刊到发展,值得纪念。

五、安大建校初几年,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文汇报、安徽日报曾有广泛的报道,有的是头版头条和整版,绝大多数都经上级决定由我署名报道。

六、安大党委、学校许多重大决策,要我参加讨论,许多文件报告,党委嘱我起草。

七、从1958年给外语系上课,到中文系、政治系、历史系、图书馆专业等,我是上课最多的。

2008.7.10

谷雨的雨

□合肥 王张立

丁酉年谷雨那天,合肥地区真的下雨了。

名中带“雨”,谷雨时节多雨,便是天经地义,名正言顺。

雨生百谷。自称“明农隐士”的王子进《二如亭群芳谱》曰:“谷雨,谷得雨而生也。”天不下雨,地上无水,怎生百谷!再往前溯,元代吴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之说更为明白:“三月中。自雨水后,土膏脉动,今又雨其谷于水也。雨读作去声,如雨我公田之雨。盖谷以此时播种,自上而下也。”这个读去声的“雨”是一个动作,水从天上来,一个降落过程。

清明育种,谷雨插秧。在家乡皖河流域稻作文化里,谷雨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时令,它关乎一年生计,是水稻插秧季节。这时节,雨是最寻常的,说来便来,一下便是两三天,似乎总把旱地湿透,把水田灌满。至今记得儿时读张志和《渔歌子》: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箬笠和蓑衣已进农业博物馆了,四十年前,家乡谷雨时节,田畈上却到处飘动着箬笠和蓑衣的影子。“早插黄秧早生根”。水稻插秧不宜迟,到了立夏就算迟。谷雨时节,乡人起早摸晚,抢着把秧苗插下。别说斜风细雨,就是狂风暴雨,那些箬笠和蓑衣依然浮动于水田里。

“杨花落尽子规啼”。前几天,气温飞升,一度高达二十八九度。暖风中,合肥城里竟有雪花轻扬。那可不是真的雪花,是些从高大的白杨树枝叶间飘飞的绒毛。早晨,走在小区里林荫道上,听着树上啁啾啾啾鸟鸣,偶尔从远处传来“布谷——布谷”。驻足静听,那声音来自合肥城中山——大蜀山。它好像是一种提醒,告诉人们又到了一年一度“播谷”时间,赶快

行动吧,节令不等人,千万别误了农时。它又最能催生乡愁,“布谷布谷”之声,听起来好似“不如归去”。归去何方?当然是家乡,或者故乡。当真,会有不少人从异地他乡大小城市里返回家乡,他们走出车间,离开工地,挤火车,赶汽车,暂时回到家乡,斜风细雨里种好自家的一亩三分地。

在家乡皖西南地区,谷雨时节是忙季,忙的是把水稻秧苗插下去。乡人起早摸晚,劳累辛苦是必然,可忙中也有乐。谷雨是播种季节,也是收获季节。这时节最大收获是茶叶。清明断雪,谷雨断霜。清明节后,气温迅速回暖,山上的茶树睡醒,突然睁开了眼睛。宛如鸟雀的小舌头、少女秀眉般的嫩芽,沾着露水,饱吸雨水,一个劲地往上蹿,后一个时辰与前一个时辰不是一个样。茶香诱人。性急的人,清明一到便下手了,抢先尝鲜,尝尝“明前”茶的滋味。在乡人眼里,春茶最好出在谷雨前后那几天。茶叶汁水已经充足,却又保持鲜嫩。乡人最爱喝谷雨茶,称之为“谷雨尖子”。

其实,谷雨喝新茶的习俗由来已久。古代文人墨客曾留下许多谷雨品茗诗作。唐代诗僧齐己《谢中上人寄茶》:“春山谷雨前,并手摘芳烟。绿嫩难盈笼,清和易晚天。且招邻院客,试煮落花泉。地远劳相寄,无来又隔年。”谷雨春山,云雾芳烟,向晚煮茶,嫩绿花泉,那种鲜香时隔千年犹闻到。清人郑板桥留有



《谷雨清》:“不风不雨正晴和,翠竹亭亭好节柯。最爱晚凉佳客至,一壶新茗泡松萝。几枝新叶萧萧竹,数笔横皴淡淡山。正好清明连谷雨,一杯香茗坐其间。”谷雨时节,雨后天晴,翠竹亭亭,新叶萧萧,一杯香茗,三朋四友,坐饮其间,该是多么惬意。乡人品新茶,没有这些文人雅士的闲适,他们只能忙中偷闲尝一尝这个春天赐予他们最醇厚最甘冽的滋味。凭着自己的经验,他们相信谷雨茶喝了会清火、辟邪、明目,即便下雨,谷雨这天人们也会去山上采摘一些新茶回来,放在铁锅里炒出水分,揉出茶汁,用炭火焙干,再煮着喝。可以想见,那茶味有多醇。

谷雨是春天最后一个节气,谷雨过后便是夏天。春天意犹未尽,夏天匆匆赶到。谷雨季,春夏之交总有一番争夺,你进我退,来来回回,难分胜负。谷雨的雨,好似一位和事佬,于春夏之间斡旋调停。终于,春天心平气和,夏天也不再急躁冒进。一切顺理成章,水到渠成。